

荡 寇 志

(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目 录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1)
第八十五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	(21)
第八十六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	(36)
第八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	(54)
第八十八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	(69)
第八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86)
第九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104)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120)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136)
第九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152)
第九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167)
第九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182)

第九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200)

荡寇志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却说苟氏兄弟二人，当日将陈希真推在中间交椅上，扑翻虎躯拜倒在地。希真大惊道：“居中之位，岂是我坐的！”苟桓道：“恩公容禀：不但小人弟兄两条狗命，出自洪恩救放，便是小人的祖宗，都蒙延绵，并累及老夫人奄奄不安。此恩此德，真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苟桓抠出心肺，也报你不得。只就今日，便是良辰，请恩公正位大坐，为一寨之主。苟桓兄弟二人，愿在部下充两名小卒，不论刀山剑树，恩公驱遣，只往前去，誓不回头。”希真道：“小弟投奔二位公子，一者求救刘舍亲之令堂太夫人，二者逃脱自家性命。二位公子若要如此，是不容小弟在此了，情愿告退，断难遵命。”苟桓再三要让，希真那里肯。刘广道：“陈舍亲怎肯僭上，苟将军从直好。”苟桓道：“既如此，且权分宾主坐了，再有商议。”当时众英雄分宾主两边坐下。刘广老小并丽卿，自有范成龙家眷接入后堂去款待。希真请苟桓弟兄换了衣服，苟桓开言问道：“不知恩公因何与高太尉相恶，弃家避难，愿闻其详。”希真把上项事细细说了一遍，“此刻不意反累及刘舍亲令堂、令郎，都陷在纍绁，望乞将军救援。”苟桓道：“恩公与刘将军放心，此事都在苟桓身上，管要救老伯母、大公子出来，杀了这班贪官污吏，与众位报仇。”刘广叩头拜谢。

当晚苟桓杀牛宰马，大开筵席，与希真、刘广等接风。席间，苟桓又复擎杯洒泪，求希真坐第一位交椅。希真道：“公子听小弟下情：念希真本是江湖散客，又且获罪在官，怎敢僭越？公子隆情，深感肺腑，让位之言，休要再题。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希真若受了此位，名、言何在？只求公子救了刘舍亲令堂、令郎，希真虽死，九原感激不尽。”苟桓见希真必不肯受，心生一计，当夜席散，唤过苟英来吩咐道：“我看恩公文武双全，胜我十倍，我不当居他之上。他不肯受，我有一计在此，你明日依我如此如此，不由他不从。”苟英领命。

次日，希真早起，梳洗毕，出厅相见。苟桓弟兄却都不出来。不多时，只见苟英慌慌张张跑上来，到希真面前跪拜道：“家兄命在呼吸，求恩公速去救援。”希真大惊道：“此话怎讲？”苟英道：“求恩公随小人去，一见便知。”众人皆惊。希真疑惑，却也有些瞧科，便一同随了苟英，从正厅左首侧门外转出去。没多路，便是操军的大教场，甚是空阔，两旁都是枫树林。只见最高一株枫树杪上，赤膊吊着一个人，真祥麟、范成龙并十数个头目，都立在树下。希真近前看时，吊的那人正是苟桓。那苟桓把一手两脚总缚了，吊挂在树上，只一条索头生根，散着右手执一把利刀。希真大惊道：“公子何意？”苟桓高叫道：“恩公听禀：我受你天地洪恩，夜来都说完了。恩公不容我让位，我便一刀割断了绳索，拚得个粉骨碎身，报你的大德。”说罢，便把刀锋搁在绳上。慌得希真没口的答应道：“遵命，遵命！快请下来！”苟桓道：“大丈夫休要翻悔，请立盟言。”希真忙应道：“不翻悔，不翻悔，快请下来！我死在刀剑下，决不翻悔。”刘

广、刘麟都也急得呆了。

苟桓见希真应了，真祥麟、范成龙才教人盘上树去，解了苟桓下来。于是众英雄拥希真上了演武厅，居中坐了，众人一齐参拜。希真滴泪道：“众好汉如此见爱，不料希真尚有这般魔障，容我拜辞北阙。”众人忙设香案。希真望东京遥拜道：“微臣今日在此暂避冤仇，区区之心实不敢忘陛下也。”说罢，痛哭不已。众人无不下泪。希真转身拜谢了苟桓，又谢了众人，然后到正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让苟桓坐第二位，苟桓那里肯，苦苦的让刘广坐了。苟桓再要让时，希真、刘广齐说道：“公子再要如此，我等情愿告退。”苟桓不得已坐了第三位。范成龙坐了第四位，真祥麟坐了第五位，刘麟坐了第六位，苟英坐了第七位。后堂陈丽卿、刘慧娘两位女英雄也排了坐位，共是九位头领坐了。

众头目军兵都来参拜毕，希真开言道：“众位弟兄儿郎听者：陈希真今日蒙苟大公子让位，一切章程俱照旧例，不必改移。我与刘防御、苟大公子同掌兵权，各无异心。甥女刘慧娘参赞军机，刘麟甥与小女陈丽卿护卫中军，范将军兼管仓库。大家务要齐心努力。今日便昭告了天地、本处山川神癘。”众人齐声领诺。行礼都毕，希真又道：“并非希真大权在手，作事先私后公，实缘刘防御的母亲、儿子陷在囹圄，命在呼吸，若不急救，必误大事，今欲诸位协力同去。”厅上厅下一齐应道：“悉凭主帅驱使，谁敢规避！”希真便教刘广将家私将出，尽分众头目喽啰。众军无不感激。希真问众人道：“我欲救刘太夫人，当用何策？”苟桓道：“本山孩儿们，经小弟时常教练，精熟可用，一凭大哥调遣。”希真道：“此事只好智取，不可力敌。我昨日已差刘防御的得

力心腹，到孔厚家探听，若能够他将太亲母、麒麟解去都省，我等于路上抢夺，此是上策。如其不能，我想后日是中元佳节，沂州城内慈云寺兰盆胜会，香火最盛，四方的香客，三教九流，买卖赶趁的，云屯雾集。我们挑选下精明强干之人，扮演了混入城去，索性瞒了孔厚。兵到城下，里应外合，必能成事。此计如何？”众人齐喝采道：“此计大妙！”希真道：“只是探事人还不见回报，好不烦闷。”

却说那探事人到了孔厚家，孔厚方知刘广、希真等都落了草，吃了一惊，叹惜不已，只得将来人留下，去堂上探听动静。那高封自将刘母、刘麒拿到之后，与白胜锻炼成一片，一意要捉住希真、刘广，与高俅报仇，对阮其祥道：“刘广谋叛，在逃未获。叵耐云天彪与他儿女亲家，一味扛帮。我要上济南都省，面禀制置使，休教那厮抢原告。”阮其祥已得了青云山的金银，一意与白胜方便，便撺掇道：“太守便亲解了这一干人犯去，以便质对。”高封摇手道：“不可，不可。此去都省，必从青云山经过，那厮们中途抢劫，即有官兵防护，到那里已是寡不敌众。我到都省，将这案情禀明了，这干人犯便于本地处斩，再拿陈希真、刘广。我又恐那厮们扮演了来劫牢狱，劫法场，我已出了告示，各门严紧稽查。今年慈云寺的兰盆会不准举行，不可又似那年江州城、大名府两处，都吃那厮们着了手去。我又派心腹人在牢里监督，防那厮越狱。你再去添选五十名精壮兵丁，管守狱门。又请都监黄魁，各城门小心防守。”高封便带领扈从上都省去了。阮其祥暗暗叫苦道：“这不是败了我的勾当！”密地里递信与狄雷去了。孔厚知这消息，也暗暗叫苦道：“刘母、刘麒的性命怎好也？”便归家对刘广的心腹道：

“此段冤狱，非有大脚力的人救不得。我想只有都省检讨使贺太平，他看觑得云天彪极好，我与他也有些瓜葛，制置使前最有脸面。叫你主人宽耐几日，好歹要寻他的门路，救老夫人、大公子的性命，你便将这封回信去。”孔厚在书信后又写了十数行，劝刘广、希真但得救了刘母、刘麒，千万离了绿林等语。

来人不敢怠惰，飞风回猿臂寨。希真等得了此信，见沂州府劫牢，不能下手，众人都大惊，刘广只是痛哭。希真把眉峰绉了半晌，问那心腹人道：“城里慈云寺的兰盆会既不举行，城外法源寺的举行否？”那心腹人道：“小人也看过告示上，只禁止城里慈云寺，却不见有禁城外法源寺的话头。”希真笑道：“既这般说，法源寺的兰盆会一准举行。我们就往那里，此城仍好破。”刘广道：“法源寺在城外，又与城相隔五六里的路，便到了那里，却怎能入得城去？”希真道：“你不晓得，我起先之计，原要大队兵马前去，里应外合，一鼓而下，像那年吴用破大名府救卢俊义的故事。如今这厮既这般狡猾，我就另换一副局面。我等挑精壮人马，仍扮演了，走的走，坐船的坐船，去赴兰盆会，就半夜里举事。只是这般铁桶的城池，没个内线，如何破得？城里黄魁利害，若不用上将去，如何敌得？如用上将去，姨丈与麟甥的面貌，谁不认识？范将军亦是本地人，恐防打眼。苟氏昆玉却又人地生疏，口音不对。只有真将军，熟悉江湖上的勾当，又伶俐材干，可以去得。只是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必须再着一个同去。我想来，除非叫小女丽卿如此改扮了去，那厮们虽然盘查得紧，此却未必料得。又妙在他是东京口音。”刘广道：“计虽好，只是怎好叫甥女如此装束？”希真道：“不

妨，叫他来，我吩咐他。”遂将丽卿唤到面前。

希真道：“我儿，你前日不是说，要趲进沂州城去，刺杀高封、阮其祥？如今用你的妙计，就着你去。”丽卿大喜道：“几时去？”希真道：“你休高兴，我料你杀他不得。”丽卿道：“爹爹说那里话，量这些男女，何足道哉！这厮两颗驴头，都在我钞袋儿里，指尖儿一撮便到手。”希真道：“你那里晓得，此刻画影图形拿你，谁不识得你是陈丽卿！未进城门，先吃拿了，怎想去刺他。如今只要你乔妆改扮了去。”丽卿道：“改扮便改扮，怕什么！”希真道：“恐你不肯。”丽卿道：“有何不肯！”希真笑道：“我要你乔妆跑解马的武妓，你可肯？”丽卿笑道：“阿也，爹爹不是说笑话，我好端端的女孩儿，没来由怎教我去扮粉头，这却恁的使得？”希真道：“我儿，天理良心，天下通行。不是为父掂斤估两，你太婆、大哥，端的为着我们爷儿两个，遭此大难，你不去救他，谁去救他？况且不过赚进城门，片刻工夫，又不叫你认真去做武妓，左右是个假扮。”丽卿道：“虽则假扮，孩儿一生话靶。”希真道：“再没人说起。”只见刘广道：“贤甥女，你救得我的娘，真是我的大恩人，也受老拙一拜。”便向丽卿下跪，流泪不止。慌得希真连忙扶住，叫声“罪过”，又叫丽卿道：“好儿子，依了罢，也记得太婆日常待你的好处。”丽卿又想了想，笑道：“爹爹宽心，姨夫不要烦恼，我都依也。只是扎抹了形景难看，大家却都不许笑我。”希真道：“你干正经事，谁敢笑你。”希真便对真祥麟道：“真将军可与小女扮做兄妹，诸事照应他，休教漏出马脚。”真祥麟辞道：“既是小姐肯去，足以敌得黄魁，小将不必同行。”希真道：“真将军休避嫌疑，老夫便与你二人同往。”祥麟方才应了。只

见慧娘出来对希真道：“姨夫教卿姐这般扮演，虽是一时片刻赚进城去，万一遇着个不晓事的，认真要留住跑解，那时做又做不得，不做又要露马脚，怎好？”祥麟道：“不妨。小姐扮演了，再将一方帕儿束了头额，伏在鞍韃上，诈作有病。有人要做买卖，我有言语支吾他。只是没个做鸨儿的却不像，却着那个去好？”苟桓道：“我看就是王头目的妻子尉迟大娘，生得黑麻面皮，身躯长大，两臂有千斤之力，也识得些武艺，也是东京人氏，现在寡居。此人可以去得。”真祥麟道：“不差。”便将尉迟大娘唤来，参见了希真、丽卿。丽卿欢喜道：“我正少个伴当，你果然去得，快去扮了鸨儿。成功之后，必重用你。”尉迟大娘叩头谢了。

商议已定，希真便请苟桓权理事务，与范成龙、刘慧娘同守山寨。传令共点一千五百名军汉，配搭了身材相貌，一大半扮了香客，分做水旱两路，旱路令苟英统领，都用车马驼轿，往太保墟进发，水路用二十多只拖篷船，由芦川逆流而上，便将刘广、刘麟父子二人藏在里面；一小半多扮了各行赶趁的，里面的领袖都是苟桓的心腹。希真吩咐密计道：“你等不可结做一阵走，都要三三五五，陆陆续续，十五日黄昏，到法源寺前取齐；挨到三更，便来沂州北门外策应。”又挑选了二三十名精细喽啰头目，“都要沂州城内有亲眷相好的，各人自使见识，预先混进去，或是客店，或是亲友家存身，临时齐来北门内接应。成功后重赏，误事者立斩。”对刘广道：“你与麟甥、苟英带了孩儿们，一到北门外，不可近城，亦不可离得太远，只先带三五十人近城门边，就对着敌楼往半天里放旗花。我同真将军、丽卿在里面，见旗花起，便斩关夺锁，接应你们。夺了城门，方把大队人马拥进

去。苟英不必进城，恐李飞豹来策应，就好抵敌他。姨丈同麟甥破进牢去，救得太亲母、大贤甥出来，便下船先走。真将军把住城门，切勿远离。”叫丽卿道：“卿儿，老实对你说，教你去杀高封是假话，高封并不在城里。因恐那兵马都监黄魁利害，特教你去都司前截住他，休吃那厮来策应。你不认识路，有人引你。我又恐你一人支不住黄魁，临时我来帮你。得了手，你先走，我后出来。”丽卿笑道：“与这等匹夫厮杀，何用爹爹帮。那厮既要替高封强出头，便先结果了他。”

那日正是七月十四日，众人都去纷纷的依着密计安排了各色行头。当夜无话。次日一清早，希真对真祥麟道：“我不可与你们一阵走，我扮做个卖西瓜的行贩，从别门进去，到北门内来兜你们取齐。”又吩咐丽卿道：“你那枝梨花枪恐防打眼，不可带去，只选两口好朴刀配在担儿上。那青剑，也好充做行头，佩了去不妨。”刘广道：“我这两日不知怎的，只是心惊肉颤，神魂不安。”众人道：“只因你记挂老伯母、大令郎之故。”真祥麟去打扮了，头戴一顶撮尖瓜瓣帽，穿一领印花布斗衣，系一条鸭绿缠肚包，一对三蓝绣花护膝，腿上都缠了鸾带，脚蹬一双细针打子扳头獠鞋，仍把一领青衫儿罩了身体。那希真将五柳长髯打了辫结，蓬了头发，挽个揪角儿，穿一领棋子布的破小衫儿，戴一顶旧草笠儿，赤了双脚，着一双多耳麻鞋，又取些烟煤，把浑身皮肉都擦成黎黑之色。那办事的喽醜已整顿了一副箩担，把八个大西瓜盛在里面。丽卿早已扎扮好，又讨些脂粉，涂抹了花面，俨然是个东京武妓。尉迟大娘扮了鸨儿，伏侍丽卿。

都结束停当，正待要下山，只见真祥麟一叠连声叫起苦

来，不知高低，说道：“主帅，此条计委实行不得，内中有个老大毛病。”众人惊问：“有何毛病？”祥麟道：“主帅不知，凡是江湖上的勾当，不论跑解，走索，串社火，使枪棒卖药，都要投托地方上有势力的户头，先去参拜了，求他包庇，名唤坐靠山。坐了靠山，方准做买卖。没有时，别的不打紧，怎当得那些破落户泼皮们的醅咷，忍耐又做不得，不耐又做不得。小将不妨事，胡乱同他们鬼混，小姐金枝玉叶，如何去得？”希真道：“阿也，此事我也不想起，却怎好？众位可晓得，沂州城内可有甚土豪？”刘广想了想道：“有了，沂州城内有一个万俟通判，名唤万俟春，与他兄弟万俟荣，两个是沂州城内有名的土豪，专一结交当道官府，并那些不三不四的，欺压良善，无恶不作。四方走江湖的，并那些不成才的闲汉，都去投奔他。恰好正住在拱辰门内……”说不了，范成龙道：“敢是那厮绰号司马师、司马昭的？”刘广道：“正是。万俟春眼泡下生个黑瘤，人都叫他‘司马师’。”希真道：“拱辰门是那一门？”刘广道：“便是沂州城的北门，唤做拱辰门。”希真道：“如此说，便去参拜他。”丽卿道：“谁耐烦去参拜那畜生！那个敢来醅咷，先把来开刀，就动起手来。”希真连忙止住道：“我儿快不要如此，此去最要机密，切切不可任性！”丽卿笑道：“我不过这般说。”祥麟笑道：“姑娘不要耽忧，到那里我自有见识，不用你去参拜。”商议已定，大家一齐下山。慧娘道：“爹爹、二哥小心！天可怜见，但得祖母无事，先飞报个信来。”说罢，啼哭不止。刘广也不知其意。苟桓、范成龙送了众人动身，回山寨把守不表。

却说希真等离了猿臂寨，行不到五七里之遥，只见大路

上一个人背着包裹雨伞，气急败坏，飞奔而来。走近前，希真、刘广认得是孔厚的心腹庄客。希真忙叫：“主管那里去？”那庄客见了刘广道：“恰好此处迎着刘老爷，家老爷有紧要信一封在此，老爷请看。”刘广忙接过手，只见信面上写着：“内紧要事件。飞送刘老爷亲拆，毋得刻迟。”刘广大惊，把不住心头乱跳，拆开时，只见信内云：“老伯母连日胃脘病大发，高太守不准小弟医治，又不准保释。太守到都省去，阮其祥把持更甚。老伯母竟于十四日戌时，在班馆仙逝。”只读到这里，刘广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喷鲜血，不省人事。众人忙扶住唤救，半晌刘广换转气来，怒发冲冠，跳起来抽出腰刀，向路旁一块顽石上乱砍，大骂：“高阮二贼，我捉住你，不碎嚼你的心肝肺腑，誓不为人！”只见刀光落处，火星四射，那块顽石竟被他剁得粉碎。众人无不骇异。刘广插了刀，喝令喽囉们快行。希真道：“消停着，待我再看信内还有甚言语。”只见下文道：“小弟现将尸身领出，备棺草草殓殓，停柩在东门外地藏庵内，意欲便兄长来取。大贤侄无恙。此实天灾大数，见信伏望万万珍重。”希真看罢，唤过一个精细喽囉，私地里吩咐了言语，便对庄客道：“累你远来，我等不便写回信，就托你转覆贵主人：多多拜上，竟于二三日后，我等自来迎取灵柩便了。这人是刘老爷的体己，着他同你去，就在地藏庵内伴灵。”又取些银两赏了那庄客，教他们先去了。刘广问道：“此是何意？”希真道：“我等此去，便抢灵柩。只是地藏庵内尸棺甚多，知道那一口是，所以我叫这孩儿去，先认定了，临时便好动手。又恐孔厚知觉，故假意说是去伴灵。”便吩咐苟英道：“你不必进城，只带二三十孩儿们，径去地藏庵抢了灵柩，

便到船上等我们。别项事都不必管。”苟英领命。众人齐到芦川渡口下了船。刘广父子便在船上，逆流而上；希真同祥麟、丽卿、苟英，都渡过那岸，奔太保墟去。

且说刘广父子二人，率领众头目军汉，假扮香客，驾船到了法源寺泊定。那法源寺的兰盆会，果然热闹，有十数处的灯棚，都有焰口坛场，钟磬悠扬，人声喧闹。那些游人、香客、买卖人等，挨挨挤挤。但是山寨中人见了，都大家会意。刘广、刘麟恐人打眼，都睡在船舱内，不上岸去，只等夜深动手。按下慢表。

却说那太保墟，乃是城外一个三、六、九的市集，都是空的房屋廨宇。希真一千人到了那个所在分路，希真对苟英道：“你只管去法源寺前等候，与刘广一齐举动，不得有误。”苟英去了。希真对丽卿道：“我先进城去，你同真将军后来，诸事听他的话，切勿使性。”希真便挑了西瓜担儿先走，又恐吉凶难定，密诵真言，唤几名黄巾力士在暗中随护。那二三十名喽啰，已是陆续进城去了。

话中单说真祥麟请丽卿上了马，尉迟大娘跟随着，祥麟把行头担儿挑了，一行三众往拱辰门进发。不多时到了拱辰门外，城墙上果然挂着捉拿希真父女并刘广的榜文，画着他们的面貌。祥麟见天色尚早，就都去那槐阴下坐了乘凉，只等候到黄昏，混进城去。有许多闲杂人围着来看，果然有那些子弟们就要做戏，来问价钱。真祥麟陪笑脸回覆道：“小人们尚未进城去参拜靠山，不敢开手。待参拜了，再来伏侍列位。”众人问道：“你们靠山是谁？”祥麟道：“是城内万俟大官人。”众人听是万俟春，谁不惧怕，都不敢再说。丽卿恐人看出破绽，便装做有病的模样，靠在尉迟大娘肩胛上，

把粉脸儿藏了。众人看了许久，也都散了。

看看日落西山，天色已晚，敌楼上起鼓攒点，将闭城门。祥麟等起身，到门前对门军声喏施礼，道：“小人等是东京下来跑解的，特到城里慈云寺赶趁。启过长官，方敢进去。”那门军道：“你们来得没兴，慈云寺的兰盆会今年不举行，待进去恁的！”祥麟故意惊问道：“却是为何？”门军道：“你不见知府相公的告示，他不准举行，我知道为何。”又一个门军道：“法源寺的兰盆会闹热，城里多少赶趁的都出去，你们不到那里去，反进城去则甚？”祥麟道：“既这般说，只是小人有个孤老万俟大官人，他正月里便订下我们，说中元节必要到他府上。如今没奈何，只好去参拜他。他肯发放我们，明日一早再到法源寺去。”众门军见他们一行只得三众，又说是万俟春的门眷，果然不疑心，便说道：“你们既要进去，趁早走，就要关城了。”祥麟又唱个喏谢了，领了丽卿等进得城去。只见希真早在城根下坐着等待，箩担里还剩了两个西瓜。四顾无人，希真轻轻对祥麟道：“前去四五家门面，那倒垂莲八字墙门，门前有许多轿马的，便是万俟春家。我来做挑担的火虞，你去递手本参谒。”真祥麟便把担儿递与希真，希真把那箩筐并做一个担儿挑了，又说道：“那厮家里有喜庆事，听说是与他娘庆寿，恐他乘兴要做戏，你须要回覆得好。”祥麟应了，拿着手本，走到万俟春门首。

那时候天已昏暗，各处都掌上灯火，城门已关了。祥麟到了门楼内，向一个大肚皮的门公声喏毕，叉手立在一边，道：“小人东京跑解的，兄妹二人，并火虞、鶵儿，一行四众，初到贵地，特来参拜大官人。望爷方便，禀报一声。”说罢，袖里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门包，道：“些小微物，孝敬